

中
篇
小
说
选

A
阿

LAI
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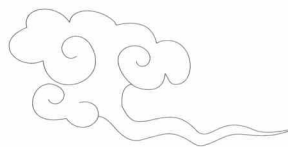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阿来



阿 来

中篇小说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来中篇小说选/阿来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12

(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

ISBN 7-5409-3059-4

I.阿... II阿...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792 号

ALAIZHONGPIANXIAOSHUOXUAN

阿来中篇小说选

阿来 著

出版人
责任编辑

罗勇
马安信
何丹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大涛视觉传播设计事务所
毕敏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市盐道街3号)
四川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5625

字 数

242千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9-3059-4/1·449

定 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028)87512629

《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总序

徐有胜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四川省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有了迅猛的发展。无论从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还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四川省少数民族作家与时俱进，积极创作，勇于探索，在艺术观念的更新、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和艺术审美的多元追求方面，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他们的作品，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品格、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为四川文学艺术的画廊，增添了许多崭新的艺术形象。这些年，四川省先后有28人次的少数民族作家获得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有的作家还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这在全省和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

为了充分展示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收入了



我省藏族、彝族、羌族、土家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的个人作品选集共 12 卷。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省不断壮大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他们以坚实而又多彩的笔触表现了少数民族生活的丰富性，以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新鲜的艺术感觉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和锐气。他们各具独特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的作品，为我省欣欣向荣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缤纷的色彩。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体味到我省少数民族作家通过对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和引人入胜的情节编排，揭示了一条真理：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富强，就不会有各族人民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的作品闪烁着爱国主义的色彩，洋溢着民族团结的深情，为我省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鲜明生动的教材；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省民族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我省少数民族作家在火热的生活中获取灵感，不断探索具有民族时代风格的艺术形式，努力增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个具有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和鲜明个性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这里，我衷心祝福我省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加快把四川建设成为西部文化强省的开创性事业中，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文学新人，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

2003 年 6 月



目 录

非正常死亡	1
望族	27
最新的和森林有关的复仇故事	71
已经消失的森林	110
孽缘	172
鱼	219
奥达的马队	273



非正常死亡

镇子存在快 50 年了。据说最初是要在不远的地方打仗。后来，仗没有打起来，却修起了许多房子。这地方存在的理由好像就是因为这许多房子。有了房子，里边就该有各种机构，机构里就该有人，这些人再配对，生殖。从有第一座房子算起，短短 50 年，镇上的人口就从百累计为千，又从千变成了万，居然成了一个很有模样的小城。好长一段时间，镇上所有大大小小的机关里都在议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口、建筑都到了如此规模，应该上书国务院，是改镇为市的时候了。这时正是正月开头，街边吃了一冬尘土的树木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浮起一层新绿。

刘传薪就生活在这座小城里，职务是统战部副部长。

刘副部长生前是一个瘦子，说是常常加班写文件看文件的结果。后来，人们说他开始发福了。他说，那是因为看开了。其实，这时他脸上还是没有肉，虽然颜色比以前好了许多。在他成为新闻焦点的头一天，也就是这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他陪来访的外地客人吃了两顿饭。星期一早上，他打个电话给办公室主任，说自己不过去了。主任问，是不是病了？要不要派车去医院？他在电话里说，没有事，只是看开了。那边只好说，该休息就休息吧，有事就叫一声。放下电话，刘副部长觉得没什么事好



做，拿起报纸看不下去，端起茶来喝不出滋味。就想还是该到办公室，转而又一想，就是到了办公室，如果不开会，不就是一杯茶喝到白、一张报纸看到黑？便一个人笑了。看看外面照着明晃晃的太阳，就带了门上街去。出门时，他的双手像平时那样背在腰上。机关里的人都说，刘副部长虽瘦，但背手走路的姿势是一流的，比所有职位比他高、比他有官相的人都自然。看大门的老头儿看到刘副部长时，手却不是背着的。“第一回看到刘副部长的手不是在背上，”看门老头说，“他手里牵了一个娃娃，对那娃娃笑眯眯地说话。可能是他的孙子吧。”老头儿为后一句话挨了白眼：“你这是什么话？刘副部长四十才出头，儿子还没有结婚，就有孙子了吗？”

这天，再有人看到刘副部长，他已经在桥上了。河从镇子中间穿过，有上中下三道桥架在河上。他是在中间那座桥上，背靠栏杆，眯缝着眼睛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那时该是9点多钟，他面对着的山峰因为阳光斜射的作用变成了蓝色，河水闪闪发光，从东方蜿蜒而来，直到脚下。已经下过了几场雨，河里的水涨起来，把河堤夹着的河床快涨满了。

第一个看见他的人听过他作报告，说，刘副部长在望东方升起的太阳。但没有注意他有没有带一个孩子，因为“就是带了，也不会觉得跟他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看到他的人是一个三轮车夫，他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孩子。这时，刘副部长已经转过身去，趴在桥栏杆上。三轮车夫看到的只是一个穿灰色西服的背影，他问那个背影要不要车，背影摆摆手。

这时的刘副部长俯身可以看到河水很是汹涌，穿过桥拱的影子时发出特别大的声响。河水一到明亮的地方，声音就小下去了。抬起头来，可以看到工人正在给河堤上的铁栏杆刷油漆。刚



刷上的油漆有格外一种闪烁不定的亮光。前些年，河上只有堤，堤上就是马路，有人骑着自行车掉进河里，也有醉酒的人半夜回家，径直走到河里去了。还是人大代表提了意见，政协委员写了提案，建委的人跑了好多趟省里，要来十几万，才有了这快要竣工的绿色栏杆。

油漆栏杆的工人注意到刘副部长时，看见他背着手跟一个人说话，描述他的样子：“是个腰特别直的人。”这些人看到了孩子。先是这个孩子对着河里撒尿。后来治丧委员会的人不信从二百米开外能看到一个小孩子冲着河水尿尿，还专门在10点左右进行了一次试验，果然看到一道银亮亮的线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快到河面时，又被河风吹散，成了银珠点点。工人们看完孩子撒尿，又埋头挥动他们手里的刷子，一下，又一下，刷毛和钢管之间粘滞的感觉给人一种特别的快感。

是那声“像被人杀了一刀”的叫声使他们抬起头来，刚好看到河面上溅起了一团水花。他们看到桥上的刘副部长顺着河堤向他们飞奔而来。那声使人毛骨悚然的叫喊恐怕把他的声带都撕裂了。拎着油漆罐的工人只看见他的嘴大张着，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这时，他们突然意识到掉进河里的是刚才那个撒尿的孩子。河水里忽沉忽浮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脑袋，并有哭声断续飘来，“那个瘦子”突然就在油漆工面前腾身而起，在刚刚油漆过的栏杆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掌印，头发和灰色西服的后摆在风中飘飞起来。一朵巨大的水花开过，头发、衣服就都紧贴在他的身上了。他们这才发觉这个人是不识水性的，他非但不能靠近孩子，自己也只对着这世界最后探了几下头，就把一只手举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漂向远处去了。河水向着西南方向流淌，在大山里穿行许久后，才会突然掉头，流向东方的海洋。两边马路上的人跟着水里那只举着的手，还有那个浮在水面上的孩子顺河飞奔，大呼小



叫。很快，刘副部长伸在水面上的手不见了。倒是那个孩子漂了两里路远，还浮在水上，被个辟鱼的老头用小网兜了上来。一个武警中士抱着孩子飞奔着送到医院。中士把湿淋淋的孩子交到医生手里，又返身飞跑到河边。这时，几乎整个镇子的人都拥了出来。连正在上课的学生都到河边上来了。晴朗的天空下，召唤他们回学校的铃声一遍又一遍叮叮当地响着，清脆响亮的铃声像是某部外国电影里事变将起时教堂里的钟声一样。

起秒有半个镇子的人顺河而下，到了距镇子十多里的水库边上，等着看是哪个倒霉的家伙从水里漂浮起来。这一天，那人静静地躺在水底没有露面，很沉着地叫那么多人眼巴巴地望着水面。在水库边上，很快就有了足够多的领导，成立起一个临时指挥部。指挥部的成员们坐在水库边的果园里开会，讨论要不要放干水库打捞尸体。主张放的人说，水底下是党的一级干部，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主张不放的人说，水库一开，两三天里，整个镇子的电力供应就要终止。就算死人没有顺水漂走，弄回去，冰冻无法冰冻，火化没法火化。倒确实是个理由。指挥部成员里上点年纪的人就说，照这样一说，人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太阳落山了。人们陆陆续续地返回镇上。指挥部决定留下一个班的武警在水库守夜，才上了车回去。看见十多里路上络绎不绝都是疲疲沓沓走路的人，又叫镇上把所有车子都开动起来，接这些人回家，免得再出什么事情。于是，黄昏里驶回镇子的车子里响起了歌声和笑声。就是这样，刘传薪副部长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使这个镇子激动得彻夜难眠。

想不到，医院却把从水里救上来的小孩弄丢了。那孩子其实连水都没有喝多少。脱了湿衣服，打一针镇静剂，孩子就睡了，脸色慢慢红润起来。睡到下午两三点钟，醒了，一个护士拿来自己孩子的衣服给他换上，还给他喝了一杯牛奶，吃了几片饼干。



医院里多数人都到水库去了。当班的特别忙，只好再打一针，叫他睡觉。交班时，孩子还睡在梦里。夜班护士刚从水库回来，走到床边摸了摸孩子的额头，顺手掖了掖被子。这时，天开始黑下来。对面楼里传来新闻联播节目片头音乐。护士想，孩子家里的人该来找他了。她还想，要是他家里的人来了，就叫他们抱回去算了。她想到门口去看看。她走到三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拐角那里，迎面上来一个人，灰灰地像一个影子，问她儿科在几楼，她什么都没有想，说，三楼，马上就到了。出了楼，心里还在想着那个娃娃。就去给他买了蛋糕和一罐椰奶。

回来后，副院长说，你把那娃娃弄到哪里去了？

病房的门大开着，领导们在急救室那张惟一的病床前围成一圈，而那个孩子却不在床上。她摸摸被窝，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就是这样，这个孩子在领导们想弄清他身份时，从病房里消失了。

领导们出乎意料地宽宏大量，对医院方面说，对工作失职的同志以帮助为主，处分为辅。副院长对心存感激的小护士说，不要那么高兴，我想宽大你也宽大不了啰。你自己想想，领导话里的关键的词语，一个是“工作失职”，这是说你有责任，再一个说“为辅”、“为主”，处分是免不了的。好在护士虽然年轻，却是个坚强的人，只咬了咬嘴唇。

尽管领导们说要对孩子失踪的事保守秘密，但当夜，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镇。

第三天，刘副部长才从水库里浮上来。

尸体一露面，抢救指挥部就变了个名称，成了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还是依正副指挥长的顺序排列。

在火葬场的殡仪馆里，刘传薪副部长不像活着时的样子，也不像刚从水里浮起来的样子。他显得比平时有肉，嘴巴像平时为



了拒绝什么那样紧紧地闭着。浅浅的胭脂使他的脸看起来像是画里的人物。火化炉高高的烟囱里升起一阵若有若无的轻烟，不多久，一个水分充足的人就成了一点点灰烬，装在大理石匣子里了。匣子装上一辆小卡车，运往公墓，土葬。人群里，有迷信土葬的老人说，这个人可怜，既然他有埋在土里的命，何必又对他动一把火？叫身上一大半东西都飘到天上去了。追悼会是在骨灰盒还没有入土时，在公墓前的草地上举行的。天气是适合开露天大会的好天气。和镇上任何一次群众大会一样，主席台上的话筒和镇上的有线广播网连通。讲话人的声音从细细的电线里传递到远处：“……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下一只喇叭跟着说：“量！”再一只，再下一只，再下一只的下一只，都是一样，讲话人侧耳倾听，听到一串串“量、量、量、量”在远处消失了，再讲下一句话。下面的人大多不大理会上面在讲些什么，开了锅一样议论着两件事情。

在平常的、没有毁灭也没有创造的日月里，死亡，特别是这种非正常死亡，理所当然使人激动。何况，这其中还有着令人感到神秘的事情。刘传薪死后，那个在桥上和他交谈而使他忘了自己领着的那个孩子的人没有露面。油漆工远远地没有看出来那人的样子。还有，那个孩子获救了，现在，人们却连这个小孩是谁家的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出来宣布说，刘副部长是为了救自己的孩子而死的。有人从病房里把那个孩子抱走了，害得医院少收一笔费用，更害得用自己的钱给孩子买了蛋糕和饮料的护士受了推迟转正的处分。

转眼已是六月，正是镇上槐花香气浓得不能再浓的时候。随着花香四处弥散的是种种谣言。

关于在桥上跟死前的刘传薪副部长说过话、后来又消失了的这个人，有人说是他的朋友，有人说是他的仇家，还有的说法就



更离谱了，说，那是一个鬼魂。说是好些年前，镇上还留着很宽的河滩，还没有河堤的时候，有个人从那里落水，冬天水浅，那个倒霉的人被一大块冰和几个石头冻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刘传薪副部长的行为就无法解释。他不是有闲情逸致的那种人。这个镇子上从来没有人看到他在桥上停下来过。作为一个行政领导，上班时间来这个地方看河水从东流到西有什么意义？桥又是什么？是公共设施。这个镇子上任何一个公共设施在当领导的眼里无非都是好多次讨论、好多次漫长的会议的结果。所以，要说是鬼魂作祟，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个没有名称的但管着刘传薪死后这一干事情的领导小组，开过好几次会。他们排出了几个可能在桥上找过刘副部长说话的人，但最后却一一被排除了嫌疑，只有刘传薪副部长早上给他打过电话的办公室主任最有可能。一、他是“惟一知道刘传薪同志可能心情不好”的人；二、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这一点作为优点写在他的干部档案里，既然打电话时想到刘副部长可能生病，也就“可能联想到刘传薪因为超过了再次提拔的年龄而背了思想包袱”；三、他可能赶到桥上去劝阻，也可能“再加一把火”，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四、意外事故发生后，他有可能“置党性和人性”于脑后，溜之大吉。但找他谈了多次话都没有结果。他们先是对他说，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疑虑就向组织上说出来。办公室主任说，没有，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后来，组织上又对他说，有没有不符合党性的行为，应主动向组织上说出来，“改正了，就又是一个有前途的好同志了”。再后来，就叫他坐在下面，不再是膝盖碰着膝盖那种倾心交谈的方式了。这次是主管政法的第三副组长亲自出马，坐在桌子后面，不是审问也是审问了。办公室主任觉得屋子里有点热，一边用指头蹭着手心里的汗，一边想自己是不是真到那桥上去过。于是他开口说话了：“你们不要



绕弯子了，我也是共产党员，经得起组织考验，但我没有到桥上去过。”问，“你怎么知道要问这个？”他委屈得带着哭腔说：“难道还有谁不知道吗？自从出了那件事，你们上头开了什么会、作了什么决定，镇子上哪个人不知道？现在的保密工作真是差！”

这次“要造成一定压力的谈话”对上头而言，被认为是“取得了一个突破口”至少知道这个本来还要提一提的人思想消极，把社会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组织上，把现在工作中已经算非常正常的现象（比如开会不能保密）也都算在组织的账上，这种人，就有做那种事情的思想基础。

于是，又找他谈话。

这一回合下来，办公室主任知道自己是完了。最后，组织上叫他找两个以上的人证明他接了电话后没有到桥上去。他找不出来。但他就是死活不承认去过桥上。

最后，领导小组的人说，事情的这一头，也就是“一大清早，有没有人专门到桥上去跟老刘说话”，先放下，统战部那个办公室主任也就在“那个位置上多放一放”。说到底，那个人也没有把刘传薪副部长从桥上推下去，上法庭也只能上道德法庭。还是孩子失踪的事情看起来像一个案子。一个孩子没有叫水淹死，而是活生生从医院里神秘失踪，已经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是“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各种谣言甚嚣尘上的主要原因”。而且，“社会上的谣言已经超出了刘传薪副部长身后一些未尽事宜的范围，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有关部门”把那天见过那个小孩的人都找来。首先是机关大院看大门的老头。他显得很激动。这一段时间，他都激动。他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因为一个人的死而使他显得重要起来。他说，在大院里这么久了，还从来没有上楼到这种专门开会的小房子里来过。他说，想问我什么你们就问吧，刘副部长那天



……话没有说完就听人叫他有话等人齐了再说。他好像是怕自己的手而不是屁股弄脏了沙发，把一双手在裤子上蹭了又蹭，才在沙发上用半边屁股坐了。

武警中士嗓音响亮地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进来在最靠近领导的地方笔直地坐下。领导说，随便一点，会可能比较长。中士才解了武装带，脱了帽子，显出一脸稚气来。

再后来，是医院的医生，白班、夜班的两个护士。两个护士中，丢了孩子受了处分的那个，眼睛发暗，神情紧张，但也掩饰不住她的年轻漂亮。中士发现要自己不看她实在有点困难。

再后来，是离这里最近的，“可能到过桥上，也就可能见过那个孩子”的办公室主任端着茶杯走了进来。脸上满不在乎的神情多少有点做作。他张了张嘴，大概是想说句不恭的话，却没有说出来，就用张开的嘴在茶杯边上碰了一下。看看小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是很严肃的样子，就坐下了。他心里可是窝着火的，这时一个乱蓬蓬的脑袋伸一下又缩回去，伸一下又缩回去。他认出这个人了，前些年什么事情都兴平反时，这个人也递了材料上来，他是个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士兵，在解放军里干了不多久就下到农村。这个案子还是刘副部长经手办的，也没有说当成什么处理，只是从此这人可以在民政局领到一笔生活费，这个人从此就在镇子背后小山沟里的棚户区扎下根来。办公室主任记得他，是这个人打了鱼专门送到部里来过。刘副部长都交到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手上。后来，他再送鱼来，刘副部长就关门不见，叫办公室主任对他说“不是刘某开恩，是党的政策好”，那个人也就没有再来了。办公室主任就像昨天才见过他一样，大声说道，也是缘分，当年刘副部长给你平反，如今你屎鱼把弄他下水的娃娃捞上来了！

“有关部门”的人宣布开会了，有针对性地，大家都要实



事求是，凡事重证据，讲科学，发扬民主，而不是讲没根据的“什么缘分”，那是一些“别有用心街头谣言家”散布出来的东西。并说，这话没有特别针对哪一位同志的意思，今天这个会只是根据大家的回忆来拼出失踪孩子的模样。

说着，从一道小门里推出来放幻灯的机器。

首先确定孩子是男还是女。

守门人不知道，他先是笑着问候正要出门的刘副部长，后来，才从背后看到他身边还有一个小孩。这时，大人不是牵着孩子，而是用一只手摸着孩子的小耳朵，弯起来的手臂刚好把小脑袋遮住，所以，看不出是男是女。

庠鱼的人说，我这种人不怕说上不得席面的话，我眼睛不好，看到漂来一个东西，前一向不是都在说一个个体户把20万掉到水里了？我想，该不就是那个包？却一下捞起来一个娃娃。不信缘分不行，刘副部长给我平了反，我想一生一世都报不了他的恩，不想，从河里把他孙儿捞上来了。

问，谁说是他孙子？

答，街上的人。

问，那你就信了？

答，咋个就不信？都是人嘴里说出来的，我又不是当官的，专门有人上门来汇报。

说，叫你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却扯了这么一大篇。

答，我眼神不好，看了半天，不像是钱，是娃娃，解放军就从我手里把娃娃抱走了。

中士站起来，扯扯衣角，用队列里那种洪亮的声音说，当时，他一边拼命跑，一边看孩子是不是还活着，其他的都没有注意。

医生，你肯定知道是男是女。



医生说：“当时没有想到去看那里，只想到他肚子里的水空干净，检查肺部有没有因为呛水而受到伤害，再有就是看气管里有没有杂物。”

为什么不作病历？如果作病历就要涉及是男是女这个问题。回答是，孩子连名字都没有，想等有了名字再做。

白班护士，也就是给那个小家伙吃了东西，把自己孩子的衣服拿来给那个孩子穿的那一个，竟然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男是女。这叫主持座谈会的人觉得这些人有什么阴谋似的。他的脸色变得严厉了，说，怎么可能，把一个人脱光了，会看不到一个人是男还是女？护士立即就哭了。还是医生冷着脸说，在医院工作的人，即使面对一个脱光的人，也不会特别去注意那个地方，而是注意有毛病的地方，何况这是个小孩，就更不引人注意了。一席话，倒说得领导像是有不洁念头的那种人了。

主任看着夜班护士时，本不怕人看的小护士把脸转到别的方向。

问，你就更没有看见了？

答，是没有专门去看。

消息传到街上，说，那个办公室主任当时就幸灾乐祸地说，线索断了，线索断了。而且，当时就沾上那个漂亮的小护士，说，他们两个都不明不白地牵到一件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里去了，因此应该同病相怜。当场就把街上牌子上明明白白写着的“香港三级特供片”的电影票送给了她。小护士没有拒绝，接过票，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而是对主任说，那我走了。高兴得那个办公室主任当时就说，看看吧，当官有当官的好，不当官有不当官的自由，来把我这看人脸色的破主任免了吧。说是刚回到家里，主任老婆跟他吵了一架。他老婆说，那个小护士看上你我不反对，叫人知道我的男人倒了霉还有黄花闺女来爱，可你要

